



主编 韩忠良 祝勇

布老虎散文

南乡向画记·冯骥才/卢浮宫外·张承志
虚构的旅行·宁肯/局内人的写作·李洱
周作人三题·孙郁/乳房崇拜·萧春雷/
理想主义红菜汤·陈彤/读·神曲·天堂
篇·残雪/小流氓韦小宝·敬文东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主编 韩忠良 祝勇

布老虎
散文

夏之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韩忠良 祝 勇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老虎散文·夏之卷/韩忠良 祝勇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5

ISBN 7-5313-2561-6

I. 布… II. ①韩… ②祝…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9056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北宁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70mm×228mm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185千字 印数: 1—10 000册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施凌飞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4.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新散文家	泥与焰：个人史黑 陶/001
	地域写作与黑陶的南方 梦亦非 VS 黑 陶/010
视听手记	南乡问画记冯骥才/021
	卢浮宫外张承志/025
	我爱凯利方 希/028
人文地理	虚构的旅行宁 肯/031
	牧人大道刘湘晨/044
旧时人物	局内人的写作李 洱/048
	魂归故土高 莽/057
	周作人三题孙 郁/071
身体密码	乳房崇拜 萧春雷/081
	裸脸 简 宁/091

目 录

记忆刻度	苦根子美学周泽雄/094 理想主义红菜汤陈 彤/104
傲慢与偏见	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居全球之冠张远山/112
文本实验	妇人卢丽琳/122 乡村墓地灰 娃/141
思想空间	幼稚的叹息颜炼军/147
阅读经验	读《神曲·天堂篇》残 雪/159 小流氓韦小宝敬文东/170 捧读“大历史”老 村/204
女人书	俄罗斯书签洁 尘/209
读书看碟	《达洛维夫人》止 庵/219
编余琐记	编余琐记祝 勇/226

泥与焰：个人史

黑 陶

粥

那么多的年月过去，粥，依然是南方百姓最为信赖的食物。淘洗过的白米，从水缸里舀起的清凉河水掩盖它们，耐心的火焰使水米交融。渐渐地，米香溢起，锅内变得滚烫、黏稠——这，就是我们的粥。平和、缓慢，粥总是默无声息地温暖和充实着穷人们的胃。粥从不伤人。清晨，白色热气中的母亲，在煤气灶旁，安静，甚至有些入神地等待着粥的最后烧成。就像当年，她静静等待着儿女们的长成。

米

心脏现在被粮食的秘密充满。一粒晶莹的米，是一面镜子。它映出汉族故乡奔涌的菜花、月光一样的弯曲河流、狭窄的石街以及坚硬、茂盛的竹子山岳。清洁的镜里，我看得更清的是夏天的父亲。他瘦直的胸脯被南方的太阳和窑场烈火涂得黑红；背上钻出的发烫汗珠，大、圆，甚至超过晶莹的米粒。在搬运巨缸的剧烈劳作中，发烫的汗珠一一爆裂又汹涌钻出。严寒坚冻的开河工地上，健壮结实的母亲在烧饭。宽阔的灶膛内稻草和干燥豆秸的火焰，映亮了母亲不倦的眼睛。她生育过四个儿女（其中一个夭折），在广大无边的田野和粉尘漫舞的碎石场，她为她

的儿女争取着活命的工分。现在，我痛心地看着她的衰老。我要祝福我的父亲和母亲，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幸福！同时，也要祝福和我有着相同感受的你们的父亲和母亲！晶莹的米像河流一样泻过我的童年和少年。一粒晶莹的米，也是我心中的一个国度。屈原的思想包藏并绽放繁密的潇湘风俗和喷香的奇花异草，不朽的诗歌生命最终在民族的水中源远流长，“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那位台湾诗人又一次代众人称呼了师长。烦恼的庄子，痛苦时就会骑上想象的大鹏飞离烟火的世俗生活，在高空，他看清了下面这种生活的局促和渺小。李白在个人感觉里是白色的，白色的衣袍宽大轻逸，即使仗剑，也是飞姿态。“到处潜悲辛”的杜甫属于沉郁，我掂得到晚年，他在那条飘摇的舟中所负载的饥饿的重量。虽然深刻地说出过一句格言：“粒粒皆辛苦”，但我还是不愿意提到李绅——总觉官气重了一点。同姓之中，除了上面的李白，我还想说李贽。叛逆的人物。特立独行的勇士。在任何时代的暗夜，只要愿意，都能够看见，这位以剃刀自刎的福建人的熠熠有光的锐利棱角。心中的国度里，还有黄仲则，还有龚自珍。……河流一样的米粒曾经在他们的生活中真实闪耀，通过汉语的米，我感到了我与他们的、没有间断的连接。今夜，南方的稻子又一次涌满我的窗户。这些是我所熟悉的欢呼、秘密的米，来自大地内部的黑暗，来自，我热爱者的血。

麦

被浓郁、发亮的绿麦覆盖，被绿麦覆盖的大地和星空旋转，枕边的卷册掉落于地，返乡的人在梦中晕眩。然后是大雨。大雨撞击弯曲的白绿河流和原野上遗落的一只破缸（迸溅的碎雨，触碰到唇角和舌尖，那是，凉的）。南国的土地内部，麦子穿越整个国度的嫩雪根须的森林，触电般发痒。雨中的绿麦子，一节接着一节拔起来，一片漫着一片烧过

去(绿膏似火!), 轰鸣、淋漓的自然交响淹没了渺小的都城和行走于埂上的戴笠农民(拔节, 拔, 发出响声的这个动词, 它的动力, 来自遥远五月天宇的呼唤)。强烈、青涩的气息, 灼痛青瓦的夜晚居室。麦, 在四月, 是照亮我们黑绿生涯的惟一光源。

雨

农历六月的天地倒旋过来。沉重的葡萄如雨。由乡野大地诞生的雨珠, 颗颗簇簇、累累沉沉的雨珠, 泛射橘青、赤紫或殷红色泽, 凝结着, 悬挂着, 准备落坠无边深邃的湛蓝天空。绿色透明的藤上叶子, 就像绿色透明的儿童手掌, 蔓延牵连, 搭成绿色透明的叶脉海洋, 暂时遮住了过于强烈的收获光芒。蒙有细微白霜的葡萄雨珠, 被土地汹涌喷吐, 又接受黄金日色和银色月华的浇灌熏陶, 圆润、巨硕, 成熟并且澎湃着, 就要溢破薄薄细嫩的果实表皮。甜蜜、汁水尽情舞溅的南方祖国。浆果的骤雨彩瀑此刻依然悬停。植物投布的阴影多么辽阔。习惯戴草帽的人民已经仰起头颅, 他们, 就要用灵韧的双手, 细心接获汗水和神灵馈赠的幸福丰收。

致

黑铁与白雨。火车坚硬的外壳, 铁质的, 被外面的白雨冲溅。轰鸣咆哮的巨兽, 暂时使劲按捺着, 收敛自己冲动的庞大热量。激烈的白雨, 冲溅火车外壳, 铁质的、坚硬的黑色外壳。你就要远离。在荒凉的鲜艳人群中, 独自。就像在南方的异乡之城, 曾经被雨所阻。背包沉重。在铜质门框的店堂门口, 注视街上移动的面庞和冰凉密雨, 心中, 有一刻遥远的温暖, 以及, 漫上来的无名悲伤。

夏季闪烁

从枫杨树的浓荫里走出来，母亲的竹篮内，晃射的是腥银鱼影· 挣扭的梅鲚鱼，通体透明、眼睛是两粒细微黑点的柔软银鱼，狭长跳跃的串条鱼，还有夹杂其间的虾子，明壳、白须，弓着身躯弹射不止的晶莹白虾。——枫杨树下的渔船在招揽生意，它刚从东面的太湖一路摇来，支起的滴水兜网旁的舱中，是半舱鳞片转闪的鲜杂小鱼。飞舞的红头蜻蜓，现在悬停于砖楼后面长满胡琴草的祖宅废墟之上，一叶叶羽翅，像一片片极薄极轻的玻璃浮止于寂静空中。麻雀似乎很少见到，只有一种长喙、翠绿的水鸟——鸣声清脆，总是独飞——低低掠过倒映苇枝的水面时，像一朵迅疾的绿色火苗。掩映在叶蔓间的累累茄子，紫得发亮（它们吸收了黎明与晚霞全部的鲜紫光线）；淡绿色的瓠条如此纯洁（长圆、莹润的巨硕果实由土地吐出，土地，你无法不惊叹于她所潜藏无限能量！），透过表皮，能感觉到丰满如玉的细嫩果肉在羞怯蠕动。亭亭如盖的绿荷就要托起有桥的半座村庄。荷叶凹处滚来滚去的露珠，是夜晚流动于屋瓦和田野上空的顽皮星星，——在白昼越来越强烈的阳光下，它们被催促着，不情愿地渐渐离去。丝瓜花，南瓜花，扁豆花，水浮莲花……它们火似的花瓣和颤抖的花蕊，在七月的天宇底下，汇入并组成了乡土和绿水的……炎夏。反射阳光的屋顶老虎窗蹲踞在半空，它自骄且炫耀，整天张大银色大口，似乎想吞下从近旁移过的太阳。窗台上的破酒瓶已经积满灰尘，但在正午，它依旧响亮、烫人。阴幽宽敞的室内始终是凉的、静的。被肩膀磨滑的扁担竖在门后，墙上镰刀的刃口有微小星光（它们在积聚饥饿，等待着，于收获时节，疯狂地进食海洋般的麦秸和稻秆）；灶侧的水缸是仁慈和宽容者，午间从灶膛蹿出的火舌有时会动摇它的影子，但它总是沉默——只有木桶内的清澈井水倾泻

入内时，高大的水缸才发出喧响。木桶内的井水倾泻，持续的清澈的倒入缸中的纯蓝莹光，照亮了躲在木梁暗处的一只生锈铁钩。热汗的劳作者归来，首先看见的是他油色有力的脊背(裤腰完全湿透)，然后是汗珠的……颜色、坠落砖地的噼啪声响。皮肤晒黑的孩子捧来了洗净浸凉的滚圆西瓜，美好花纹的新鲜西瓜，在粗糙的木桌上，用闪亮的菜刀切开，——屋内顿时弥漫汁水甜蜜的清涼红光。太阳仍在天上燃烧。近处的池塘，远处弯曲的河流，甚至是整个太湖，全都成了奇形怪状的灼洁镜子，反射着太阳的火焰，那些饱含绿意的磅礴热流。漫长曲狭的村路通向远方世界，发白的村路，也是那么耀眼。辽阔的绿野烟水般波动，在夏季，这是乡土的神话和梦。

词汇

犹如面对 平原深处的清澈星空和纯洁如竹的美好女性，在南方运用汉语词汇，我总是心存着一份他人不知的，敬畏与羞涩。

夜叉

某青年男子在从乡镇返家的途中，遇见一位独自行走的美女。那是寂静冷清的下午，纷俯的柳荫与漫溢荷香将发白狭窄的河边土路掩映。走在前面的美女，偶尔回过头来，朝男子粲然一笑，便又径自前行。后来，美女走入一所有鲜花丛绕的房屋。青年男子为女心动，尾随近前，因大门已闭，于是移到北窗外偷看。室内空虚幽凉，家什仅一台一凳一镜，只见刚才粲然露笑的美女正把自己的头颅摘下来，搁放上深暗的梳妆台，然后，这具无头女体手拿木梳，精心梳理着台上头颅的黑长柔发。

南方多水地域的土著居民普遍认为，落水鬼若想重新投胎，必须找到替身。因此，荒凉颓败的河埠和渡口，这类传说中落水鬼蹲踞出没的地方，总是让人感到危险阴影的存在。我所熟悉的、个人生活环境中的一处河埠和一处渡口，就是夜晚人少敢走的恐怖去所，因为都曾溺死过人，而且，这两处溺人事件的发生，都跟我的童年记忆密切关联。东坡书院大门对面是一条河浜，夏天丰水期，河浜的水面抬得很高，两岸是用不规则黄石块垒成的驳岸，石缝间，藏满触须很长的硬壳大虾。虾很傻，非常好钓。乡镇的孩子利用废广播线中的细钢丝弯成小钩，穿上红色小蚯蚓，只要在石缝前一引，躲在里面的大虾就会迫不及待地伸出两只大钳，钳住钩子便直往自己的嘴里塞。一个夏天的正午，我和邻家兄弟俩在河浜一处废河埠上各钓了半茶缸虾子后，准备回去睡午觉。回家路上，有三个十多岁的女孩结伴和我们擦身而过。到家躺上竹床尚未睡着，就听外面喧闹一片。河浜里有人淹死了。原来正是刚才擦身而过的三个女孩。在我们之前钓虾的废河埠上，一个想采河面紫色的浮萍花，不小心滑入河中；另一个想拉，也滑了下去；再一个心慌急迫，伸出手后，最后也落入可怕的绿波荡漾的水中。路人救起她们，抱着奔往南街拐角处的“联合诊所”抢救，但已没有一个再能呼吸。渡口的悲剧是发生在晚间。那个冬日的夜晚，母亲、姐姐和我很早就上床钻进被子。父亲不知何故回来较晚，他到家后跟我们说，西南圩河对面的造船厂有露天电影看。我和大姐兴致很高，重新穿好衣报，便和父亲出发到造船厂看电影去。穿过黑暗窑场和麦田很窄的田埂，到达西南圩河边。这里没桥，只是一个简易渡口。一只显得破烂的小木船，两头各有一根渡绳与两岸相连，人上船后，必须自己手拉渡绳才能到达对岸。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很稀有的享受，为了一场电影，有人甚至愿意步行二三十里前去观看。那夜渡口的人很多，因为时间已晚，估计对面的电影已经开始，所以等渡的人都争先上船。木船很小，正常一船最多坐五六个人，可是

那次一船都超过了十个！站在河边的星夜下我看得很清楚，载了十多个人的小渡船总是眼看着似乎吃不住了，但还是挣扎着到了对岸。父亲拉着我和大姐挤了两回都没能上船，便带我们摸黑走到离渡口不远有渔船停歇的地方，掏烟央求船家把我们渡过了河。上了对岸，在黑暗里还没有走到放电影的船厂，身后已是满耳哭叫。我们惊恐而庆幸地明白：渡船翻沉了！冬夜的这起惨案，第二天便传遍了全丁蜀地区。渡船至河心倾翻，十余人落入夜河。经过抢救和自救，最终还是有三入淹死，他们是一对兄弟和一个小伙子（一同落水的哥哥救起一个弟弟后，再下河救另一个弟弟，往岸边游时，被河中一个小伙子死命拉住，三人遂都没能上岸）。……河埠和渡口的溺水事情发生后，老人都说，这是那里早年的落水鬼在拉替身。这下，这些新鬼不知又要拉谁了。白昼的乡镇，总有走过水边的人胆战心惊地对人叙说：昨天深夜，我经过那里时，看见两三个矮矮的黑影在地上和空中晃荡，还有莫名其妙的“扑通、扑通”声，吓煞人了！

有许多次机会，我听匠人讲述过他们遇鬼的故事。泥瓦匠或木匠是乡村惯于走夜路的人，这跟他们的职业有关。周游各处帮人砌房打柜，每天在主家吃完饭回去，一般总已是天布繁星，这使得他们具备了遭遇神秘的现实可能。一位张姓泥瓦匠，身材矮瘦，嗜酒且善酒（不过只要沾上一口即全身涨红）。他帮我家造过房子。张瓦匠住在太湖岸边的一座村庄，每夜回家，都要经过娘娘庙背后那座无名小山北麓的一段山道。那段山道我白天经常走过，因为到家里自留地上去，也是必经之路。那个地方人人都说“很阴鹜”，景象也确实让人生发恐怖遐想。山道曲折而狭，两旁杂木参天，白昼阴翳蔽日，夜晚阴风飒飒。道侧有很多废坏的墓室，一角已坍，露出黑洞洞的口子，像随时有红舌白牙闪现的厉嘴。暴露在外的棺木，因为年深月久，大多已朽得几近褐黄齑粉。

赤色山壤内，锈迹累累的粗长棺材钉触目可及。山道向下弯伸至田地沟渠处，还有不知是谁于何时搭的一间歪斜厕所，陷入灌草丛中，干涩，毫无人气。脸色通红的张瓦匠说，每夜走过那里，即使是喝了酒，浑身也要泛起“鸡皮肤”。——有好几次，看见有很多朦朦胧胧的白东西在厕所附近跳来跳去，但没有一点声音。我顺山道走下去时，它们就慢慢朝我移来。一会儿跳上墓顶，一会儿掩入树后，一会儿在道上停住不动。这时我就把工具袋里的泥刀抽出来握在手上。“瓦匠的泥刀和木匠的斧子是避邪的，有了它们，恶东西就不敢上身。”讲到最后，他总是如此强调。

在黑暗南方乡村的大地上，前半夜的行走者多是木匠与泥瓦匠，而在黎明未至的浓重后半夜，则是杀猪佬。他们带着沾满血腥的皮围裙、锋利的剔骨尖刀、雪亮的去毛刮子以及黝黑细长的吹气铁管，穿村走户，屠杀拼命哀嚎的肥猪。在普遍瘦韧的南方乡人中间，杀猪佬往往明显高大蛮健，极有力气。也许是被一种血腥的野气(阳气)所慑，很少听到有鬼敢在杀猪佬面前现形或正面交锋的故事，在杀猪佬的夜行生涯里，他们遭遇最多的，是隐形之鬼胆胆怯怯施展的迷招，土语称之为“鬼迷”。膀大肚圆、脑门油亮的屠夫炳生，在夏夜的晒场上，总是摇着蒲扇讲他破解“鬼迷”的经历。“北街外面就是一片大坟滩，那年腊月的一天，天寒地冻，我早上三点多钟起来，准备到施荡桥替人杀猪。路过那片坟滩时，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头，但我不管，还是自己顾自己赶路。半个多钟头后，发觉走来走去，还是在这片坟滩里兜圈子。我肯定是被鬼迷住了！于是就破口大骂几句，同时扒开裤子解了场尿。结果，你们猜猜——很快我就走出去了！”

陈独秀墓

积沾灰垢的蓝色载重大卡，像肆无忌惮的狰狞怪兽，在山脚狭窄的灰石道上，呼啸往来。车辆带起的满路黄灰，瞬息，将无法躲避的行人粗暴淹没。一块指示墓地方向的简陋小木牌，就插在灰石山道的转弯口，不特别注意的话，很难发现。远处，又圆又粗的烟囱躯体，在采石矿痛苦残山(赤褐的颜色酷似烈血)的背景衬托下，正在使劲喷涌咆哮的浓烟——我看见蒙克《嚎叫》的笔触。坚固又奇形怪状的房子连绵错落，这是水泥厂。身旁灰尘累累的高耸围墙，让人难受，身心压抑。坡道。黄灰腾漫。狰狞的蓝色钢铁怪兽，不断从痛苦的采石矿和同样狰狞的水泥厂蹿出蹿进。我屏住呼吸。终于，在这轰响碾滚的蒸腾一侧，出现一片树木围绕的小小地域。白色汉白玉的石头堆间，几个工人在爬来爬去。他们正在修墓。安庆混浊、荒僻的近郊，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离乡者重又返回了故乡·陈独秀，1879—1942。

地域写作与黑陶的南方

梦亦非 VS 黑陶

1

梦：说到江南，可能许多人马上想起“杏花春雨”，“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江南成了阴性的，不是母性，是阴性。可是从你的诗中，我看到的却是一个父性的，大气而血性的江南，我认为，你找到了一个个人意义上的江南：黑陶的江南。这个江南不仅在你的写作中存在，也在你的生活中存在。当然，你说过你是不喜欢江南这个词的，你宁可用另一个词：南方。也许，不同的命名意味着某个地域另一种面目的出现吧。能不能谈谈你对这种个人意义上的江南的发现？

黑：“江南”原本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词，但是时至今日，这个词所遭受的蹂躏是空前剧烈的。它的丰富、复杂的内蕴已被粗暴地庸俗化、简单化，它已被极其恶毒地蒙上了一层市井风尘之色。在我个人的内在感受中，再用“江南”这两个汉字已近乎是一种亵渎，所以我宁要“南方”而不用“江南”。我并没有刻意去“发现”“江南”——在原初的意义上，请允许在此使用此词，而只是呈示我所真实体会到的这块地域的种种。

梦：嘿，这倒让我想起“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的，在你这里，江南或许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南方。但

我认为，总有一个在公共词语中寻找的过程，虽然这种寻找不可能找到要找的事物。但是，一旦你不再寻找之后，那处幽暗的世界却在你宁静的等待中突然向你显现，最后，全部就展现在了你的面前。我相信这是真的，最后你发现，一个地域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并没有去发现。我想说说获得地域身份的重要，首先是安身立命，然后是写作与大地、日常生活的接通。当我有了地域作生活、写作的背景后，那种生命的宁静、写作的激扬的确非常诱人。记得昨天在清名桥老城区散步时，我说你身上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今天到了你家里，我发现你的生活挺宁静。

黑：“激烈”与“宁静”在江南地区有着奇异的结合。在一篇题为《水乡》的文章中，我曾记录过我曾亲见的几个画面。一个是在小镇绸布店光滑的柜台后面，一个脸已皱得如同核桃的沉默老者；一个是在某临水人家宽敞幽暗的厅堂内，一个孩子举起了一副雪白的、已被她剔吃得干干净净的鱼的骨架；还有是寻常巷陌到处可见的古井的深深绳痕；还有磨损坍塌的河埠，以及一般就在水镇近郊陷于菜地的大片坟地——所有这些，都貌似不动声色，但细细想来又全都是惊心动魄。“激烈”潜隐于“宁静”之下，这也许就是我所理解的江南的本质之一。

梦：得承认，你的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修正了我的一个词：地方知识。在我这里，地方知识指的是地方与众不同的事物，比如仪式、物件、风俗、典籍之类蕴藏着的形而上意义。更多地带有人类学的色彩。插一句，我一直有一种偏见：一个地域写作者首先是一个人类学者，他得知道本地的事物，本地事物中形而上意义、本地精神。你则从另一个方面完善了这个词，是的，它还应该包含着普通事物，具象的部分。这样，地方知识总括了审美性的具象、哲学人类学性的抽象。或者这种分法干脆就是多余的，它不过是事物，事物回到它原来的意义那里去，只要你有足够的力量。我还想在地方知识这个词上啰嗦几句。正是地方知

识构成了地域性写作的基础。观察到身边的事物，日常生活，捕捉住它们的审美表象，并深入其中去发现它的秘密，它的规律，最后，最有趣的事发生了，你在写作中悄悄地修改了它的内部一个关节或一些关节，于是，事物性质发生了改变，就像转动了它的方向轴，或者在化学反应炉里偷偷地加了一点点的催化剂，你的偷梁换柱成功地让表面的、人类学的东西变成了你个人意义上的事物，不管它是文学还是哲学。正是这种一点点地、一件件的偷梁换柱将整个地域变成了你眼中的地域，你个人确实地生存于其间的，真实与虚构合一的诗意时空。

黑：顺着你的话题，我也来谈谈对“地域性”的认识。在我的理解中，“地域性”和“时代性”一样，是一个真正诗人(作家)的宿命，你其实想摆脱都摆脱不了。“地域性”不是一个外在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就我而言，地域性是我血液的一种成分，它是那么自然地随着汉字形诸于我的纸上。任何一个诗人的任何实录、描绘、想象甚至荒诞的虚构，其实都在他所处地域的格局之内。在世界文学范围里，有许多流亡作家都说过类似的一句话：随身携带的祖国，基本也是这个意思。

梦：其实时代性包藏在地域性之中，时代总得落实下来，落到地域中，以本地的形式影响写作者，就像雨从天上下下来，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成为水，写作者受影响的是水，而不是雨，当然，这种比喻也许不是太恰当，我的意思是说，时代性总会转换为地域性的事物，写作者就与这些事物发生关系，这是我理解的对时代的承担。并且，我一再强调，只有有限的写作才能通向无限，这里的有限就是指地域，许多伟大的作家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自己有意或无意地划定的写作地域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地域文化·写作资源·史诗》一文中已说得很明白，有兴趣你可以在“地域诗歌”网站上读一读。我赞同你说的“地域性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就像地方知识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一样。正因为有这种内在